

黑日堡垒

ZERO

【美】戴维·鲍尔达奇 ◎ 著
朴逸 ◎ 译

DAY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014060521

1712.456

65

黑日 堡垒

ZERO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朴逸◎译

DAY

航空航大
藏书
图书馆



北航

C1747904

I 712.456

65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3 - 07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日堡垒/(美)鲍尔达奇著;朴逸译.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4.8

书名原文:Zero day

ISBN 978 - 7 - 5484 - 1733 - 0

I. ①黑… II. ①鲍… ②朴… III. ①推理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9597 号

Zero Day

Copyright © 2013 by David Baldacci.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黑日堡垒

作 者:[美]戴维·鲍尔达奇 著

译 者:朴逸 译

责任编辑:路 嵩 韩金华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7.25 字数:375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84 - 1733 - 0

定 价:3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I

弥漫的煤尘深深地呛进了霍华德·里德的双肺。他差点停下正在驾驶的送邮车,冲着路旁被日头晒蔫的稀稀落落的野草呕吐。他没有停车,却拼命咳嗽着,吐出口水,缩紧内脏,用力加大了油门。在他一心想快速驶过的这条矿山运料路上,隆隆地穿梭着一些自卸卡车。它们在行驶途中如狂欢节抛撒五彩纸屑一般,不停地向空中扬起大量的煤粒。附近一处废煤堆燃起了大火,这种自燃很常见,使得这一带的空气充满了二氧化硫。它们飘升到大气层,与氧气发生反应形成三氧化硫,再与水分子结合成一种强有力的化合物,最后作为有毒的酸雨落回地面。这可不是地球的生态环境所热盼的一道美食。

里德开的送邮车是一辆福特探索者。它已经有十八年的历史了,排气管咣当作响,变速器随时可能散架。他的手紧紧地抓着那套特殊装置,确保汽车不在破损严重的柏油路面上跑偏。这辆车属于他私人所有,而且做了改装,使他能够坐在副驾驶座位上驾车并把一沓沓邮件塞进沿路的邮箱。这是靠安装在车上的一套类似风扇皮带传动装置的东西来实现的。有了它,里德可以从车的右侧来控制转向、刹车和油门。

当了一名乡郊邮递员并且学会坐在“错误”的一侧驾驶车辆后,里德就一直想去英国旅行,在那儿的道路上试试新的驾车本领。在英国所有开车的人都坐在车的右侧驾驶,沿着道路左侧通行。他听说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骑在马上用长矛比武的年

代。绝大多数人都惯于使用右手，马背上的武士们总是想让自己的剑或长矛处在离敌手最近的位置。里德的妻子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说他是蠢货，说他无非是想把自己的小命丢在国外的地盘上。

里德驶过了那座山，或者说是那座山曾经存在过的地方。特伦特矿业公司为了开采埋藏的富集煤层，已经把整座山都炸飞了。如今它看着就像是月球的表面，剥蚀裸露，坑坑洼洼。这是被称作露天开采的作业方式造成的。在里德看来，称它是光天化日下的生态灭绝才更贴切。

不过，这里是西弗吉尼亚州。这儿的收入较为体面的工作，大都是煤炭行业提供的。所以，当处理煤泥水的蓄水池溢流、把他家的房子都淹了的时候，里德没做出一惊一乍之状。对于颜色发黑、散发着一股臭鸡蛋味儿的井水，对于已经固定地充斥于空气中的那些很难与人类和睦相处的物质，里德也都是淡然置之。由于身处如此有害的环境，他的一只肾已经被摘除了，肝脏和双肺也受到了损害，然而他对此同样不做抱怨。不然的话，他会被视为是一个同煤矿过不去进而是同就业机会过不去的家伙。里德不想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他在路上转了个弯，去送今天的最后一份邮件。它是挂号的，必须由收件人签字。上午往车上装今天要送达的那堆邮件时，他就看到了它，当时还不禁诅咒了一句。签字意味着他不得不同另外的人当面打交道。里德现在想做的不是别的，就是尽快把车开到道勒酒吧。那家酒吧每逢星期一都出售二十五美分一杯的啤酒。在那里，里德可以坐在桃红色木板吧台尽头那只破旧的高脚凳上，尽力忘掉要回家的事。因为，他的妻子会闻到



他呼出的酒气，并在接下来的四小时里喋喋不休地给他上课。

他的车开上了一条砂石路。这里曾经是一片相当不错的社区——呃，如果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来到此地的话。如今它已经衰败了。周围一个人也看不到，各家的院子里空荡荡的，连孩子们也不见了踪影，仿佛此刻不是下午两点而是凌晨两点。在这种炎热的夏日，孩子们应该在草坪的喷水器旁边来回跑着捉迷藏什么的。可是里德明白，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是这样的玩法了。他们待在有冷气的房子里打电子游戏。它们是那样的暴力嗜血、狰狞恐怖，以至于里德坚决禁止他的孙子孙女带游戏机到他家里来。

这些住户的院子里堆着各种没用的东西，还有脏兮兮的塑料玩具。破旧生锈的福特和道奇车弃在角落里，看样子已有不少年头了。房子的廉价墙板已经斑驳脱落，外立面的任何一处地方都需要重新粉刷。更有甚者，房顶都已濒临坍塌，似乎上帝在天上对这些房子施加着无形却强大的压力。这一切让里德不禁悲从中来，也更强烈地唤起了他对啤酒的渴望，因为他居住的社区同眼前这里几乎毫无二致。他知道，的确有些享有特权的家伙依靠采煤狠捞了一些油水，只不过这些人没有一个住在这样的社区。

他从车上取出那份邮件，迈着沉重的步子朝收件人的房子走去。一栋陈旧的二层小楼，外墙贴着塑料板。细木工板的白色房门已经斑痕累累，它前面还有一道透明的玻璃门。门廊用胶合板搭下来一条轮椅坡道。房前的灌木缺乏修剪且正在枯萎，随意伸展的枝杈把护墙板顶得有些弯曲。砂石路面的私家车道上除了里德刚刚停下的那辆黑色福特外，已经停着两辆车：

一辆是克莱斯勒微型面包，一辆是新款的凌志轿车。

里德站在那里欣赏日本产的凌志。这样一辆车可能要花去他一年多的薪水。他怀着敬意触碰车身蓝色的金属漆面，注意到有一副飞行员戴的那种太阳镜挂在车里的后视镜上，车后座上还躺着一只公文包和一件绿色的夹克衫。两辆车的牌照都是弗吉尼亚州的。

里德继续迈步，绕过那条轮椅坡道，踏上用三根方形原木和水泥砌成的台阶，按响了门铃。屋里的铃声传回他的耳中。

他等待着。十秒。二十秒。他有些恼怒。

他再一次按响了门铃。

“嘿！我是邮递员。有邮件，需要你们签个字。”他在整个工作日里几乎没用过的嗓音，听起来怪怪的，仿佛是另外的什么人站在那里说话。他低头看了看手里约八英寸宽、十一英寸长的扁平邮件。上面附着需要有人签字的收据。

快点吧，这天气太热了，道勒酒吧在等着我呢。

里德又看了看邮件上的标签，喊道：“霍尔沃森先生？”

里德不认识这位收件人，不过在以往投递邮件的经历中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名字。有些乡郊邮递员同他们的客户成了朋友，里德可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他需要的是啤酒，不是与他人的交流。

他又一次按响门铃，还用指关节使劲敲了敲玻璃门。他伸手擦去了顺着脖颈儿淌下来的汗水。他的脖子晒得通红，这是整天坐在敞开的车窗边忍受毒辣阳光的结果，可以看作是一种职业病。腋下的汗水已经把衬衫潮透了。他从来不关车窗，不开空调。汽油太贵了，舍不得浪费它。



里德提高了嗓门：“喂，我是邮递员，需要你们签字。如果我把邮件带回去，你们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它了。”他看得见周围蒸腾的热气，感觉脑袋有点发晕。他干这行岁数太大了。

他瞅了瞅那两辆车。应该有人在屋里。他离开门朝后退了两步，扬起头观察。没有人在上面的两扇老虎窗里窥视他。有一扇窗户是开着的，使得房子的斜屋顶看着像独眼龙。他又开始敲门。

终于，他听到屋里有了动静，还注意到木房门开了几厘米的缝儿。声音离得很近，却又停息了。里德有点儿耳背，不然的话他会注意到那是一种奇怪的脚步声。

“邮递员。请您签字。”他喊道。

里德舔了舔干涩的嘴唇。他仿佛看见二十五美分一杯的啤酒端在自己手里。享受它吧。

真可恶，快快开门。

他问道：“还想不想要你的邮件了？”

我才不在意这事儿呢。干脆把邮件抛到山沟里什么地方算了，以前我也不是没这么干过。

房门终于又打开了一点儿。里德拉开了那道虚掩的玻璃门，伸出举着邮件的手。“你有笔吗？”他问。

门开得更大了，里德不禁眨了眨眼睛。没有人站在那里，门竟然完全是自己开启的。里德低下头，一只小小的柯利犬回望着他。它尖尖的嘴巴和长毛覆盖着的后臀来回摇摆。显然，房门是这条小狗拱开的。

里德可不是那种干巴巴不懂情感的邮差。他喜欢狗，自己就养着两只。

“嘿，你好，伙计。”他弯下膝盖。“你好，”他挠着狗的耳朵，“有人在家吗？也许你是想自己签字？”

里德触到了湿漉漉的狗毛，以为是小狗尿湿了自己，便急忙抽回手。他低头看看手掌，竟然发现了鲜红的、黏糊糊的东西。血。

“你受伤了吗，小家伙？”

他检查这只小狗。发现了更多的鲜血，却看不出有什么伤口。

“怎么回事？”里德喃喃自语。

他站起身，一只手抓住了门把手：“嘿！有人吗？喂？”

他回头张望一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又看看那只小狗。小狗仍然在盯着他，样子显得很悲伤。还有件事情挺奇怪，这只狗到现在一声都没叫。里德自己的那两只笨狗如果在家门口见到生人，它们的吠叫能够掀翻房子。

“见鬼。”里德屏着呼吸嘟囔了一声。“喂？”他大声喊了起来，“家里没事吧？”他缓缓移进屋里。室内的温度很高。一股不好闻的味道使里德皱起了鼻子。如果不是一种不祥的感觉使他的脑袋发木，那股味道会令他更难以接受。

“喂！你们的狗身上有许多血。这儿没什么事吧？”

他又往里迈了几步，穿过不大的玄关，向那间小起居室的角落瞥了一眼。

顷刻间，木质的房门猛地朝外撞开了，门把手重重地砸在墙板上，紧接着那扇玻璃门也被重重地摔在左侧的门廊铁栏上，玻璃全碎了。霍华德·里德从最上面的台阶上一下子跳到地面，全身发抖，禁不住跪在了地上，把胃里存留的一点东西都吐了出



来。接着，他站起身子，踉跄着走向他的汽车，咳嗽着、干呕着，如同突然间精神错乱似的发出了可怖的号叫。

他的精神的确出现了错乱。

霍华德·里德今天没法去道勒酒吧了。

2

约翰·普勒隔着舷窗看着一两千米下面堪萨斯州的广袤大地。他进一步凑近窗口朝下望去。这架飞机载着他们这些乘客越过密苏里州,向西进入堪萨斯州,正盘旋着接近堪萨斯城国际机场。飞行员将要持续地做出下降时的一系列倾斜转弯动作,然后重新昂起机头,让飞机以一种炫耀自我的姿态着陆。目前这架喷气式飞机正在联邦政府的房产上空掠过。这里说的联邦政府房产,指的是监狱,而且不止一处,其中既有政府的,也有军队的。地面上这些监狱的牢房里有几千名犯人郁闷地怀念着他们失去的,其中许多人将是永远失去的自由。

普勒眯起眼睛,抬起手遮挡刺眼的阳光。飞机正在飞过美军惩戒营,它也被人们称为“城堡”。一百多年来它一直负责关押军队里那些违反军法情节最为严重的罪犯。

原来那座用石块和砖头砌成的老“城堡”,看起来真的就像是中世纪的一座防御堡垒。另择新址重建的新的美军惩戒营则像是一所社区大学。不过,如果你注意到圈在它周围的两道十四英尺高的铁网,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关押平民罪犯的莱文沃斯联邦监狱设在美军惩戒营南边六公里多的地方。

美军惩戒营只监禁男性罪犯。军队的女性犯罪人员关押在圣地亚哥的海军监狱。美军惩戒营的囚犯都是被军事法庭宣判为触犯了美国《统一军事司法典》有关规定的人员。他们都是



被判五年以上(含五年)刑期的或是被判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人。

国家安全。

这就是约翰·普勒来这里的原因。

机轮平稳地接触跑道,客机降落在堪萨斯城国际机场。

半小时后,普勒坐进他租来的那辆车里驶离机场,向西朝着堪萨斯州^①开去。天很热,没有风。葱翠的山峰绵延起伏。普勒没打开车上的空调。他喜欢天然的空气,不管它是否很热。他的裸足身高是1.92米多,多的那一点儿准确地说是0.48厘米。他之所以清楚自己的精确身高,是因为他的雇主美国陆军在衡量自己的员工方面一直毫不含糊。他的体重是105公斤。按照军队关于身高、年龄和体重的关联标准,可以认为三十五岁的普勒体重超了4.5公斤。但是见到他的人都不会这么想,如果说普勒身上有一盎司多余的脂肪,人们只有靠显微镜才能发现它。

普勒的个子高过大多数的陆军军人,而且几乎是高过所有曾同他一道服役的游骑兵^②。他的身材自有其优势,同时也有不利之处。他的肌肉发达结实、富有张力。他的四肢具有的超

① 堪萨斯州(Kansas):东邻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位于两州交界处,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堪萨斯城(密苏里州),即Kansas City, Missouri,是密苏里州最大的城市;二是堪萨斯城(堪萨斯州),即Kansas City, Kansas,是堪萨斯州第三大城市。两者隔河相对,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堪萨斯城国际机场位于堪萨斯城(密苏里州),所以普勒出机场后还要开车向堪萨斯州进发。

② 游骑兵(Rangers):指美国陆军第75游骑兵团及其官兵。属轻装步兵,与骑兵没有关系,归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与三角洲部队、海豹部队等都属于美军执行特种使命的精锐部队。因此,有“游骑兵,做先锋(Rangers, lead the way)”的说法。

乎常人的力量和耐力绝对是他的优势。不利的地方在于,和一般的士兵相比,他更容易成为敌方瞄准的目标。

在大学时代他是个相当不错的橄榄球近边锋,即使是现在,他似乎仍然具备在周末赛场上披挂上阵的能力。他在速度和灵活性上一直有些欠缺,不然就可能成为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的球员了,不过那从来都不是他的志向。约翰·普勒从小向往的职业只有一个,那就是穿上美国陆军的军装。

今天他却没穿军装,他来惩戒营时从来不穿。车继续行驶,经过了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路^①的标识牌。接着是那座蓝色的大桥。他驶过了大桥。现在他已经进入了堪萨斯州。更准确地说,现在他到了莱文沃斯军事基地。

他在主哨卡接受检查。哨兵查验证件并登记了汽车牌号后,向普勒准尉敬了一个礼,用清脆的嗓音说道:“谢谢您,长官。您可以通过了。”普勒开动了车子。他伴着车载收音机播出的埃米纳姆^②的歌声,行驶在格兰德大道上,打量着老“城堡”的遗存。这座历史上的监狱院子上空,至今还残留着铁网罩。它是为防止犯人在直升飞机接应下逃跑而设置的。军队总是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汽车又开出三公里,普勒来到了现在的美军惩戒营。远处传来火车的鸣笛声。一架赛斯纳飞机正在附近的谢尔曼空军机

① 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路(Lewis and Clark Trail):1804年,美国总统杰弗逊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和威廉·克拉克少尉率40余人组成“探索军团”,开始了首次横越大陆至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完成了美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军事开拓。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之路横跨四个时区,长约4600公里,已成为美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旅游观光路线。

② 埃米纳姆(Eminem):美国说唱歌手,多次获格莱美和奥斯卡歌曲奖项。



场起飞,凸起的机首和牢固的机翼顽强地抗击着强劲的风。普勒停下车,把钱夹和其他大多数私人物品都留在了车里,包括他那把标准型号的 SIG P228 手枪(美军称它为 M11)。乘坐这趟航班时,他的手枪和子弹经检查后放在了一个硬壳箱里。普勒的职业要求他在任何时候都携带武器。

尽管如此,在普勒看来携枪进入监狱可不是什么好主意,而且一旦进到里面,狱方也会把他的枪锁进柜里。道理很简单,不能有任何武器出现在犯人面前。

守在安全扫描门旁的是个显得百无聊赖的年轻宪兵。他像是从新兵营直接就被指派到这个岗位的,尽管普勒知道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普勒把自己的行车执照和身份证等一股脑儿递给了他。

身材结实、脸蛋圆胖的宪兵盯着普勒的徽章和证件。它们表明,约翰·普勒是美国陆军刑事调查部^①即 CID 的调查员。他的徽章上最醒目的是那只头向右转、蓄势待飞的老鹰。它的两只粗爪紧紧攥住盾牌上部,侧面露出一只眼睛充满杀气,长长的鹰喙时刻准备发动攻击。年轻的宪兵立正敬礼,注视着眼前这个高个子、宽肩膀的男人。

“您到这里是公干吗,长官?”

“不是。”

“小约翰·普勒?莫非您——”

^① 美国陆军刑事调查部(Crimin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简称 CID,司令部设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军事基地,是美国陆军部下面的一级单位,辖第3、第6、第202、第701等数个宪兵群(MP Group),宪兵群与宪兵旅层级相同,下设宪兵营等。其中第701宪兵群驻扎在司令部所在地。

“那是我的爸爸。”

年轻宪兵立时充满了敬畏：“噢，长官。请向他致意，长官。”

美国陆军中有一些被尊为战神的传奇人物，而老约翰·普勒在这一串名单中排得十分靠前。

普勒走上前接受磁强感应器的扫描。它哗哗地响了起来。扫描棒有反应。总是如此。仪器对着他的右小臂发出了刺耳的叫声。

“接骨的钛棒。”普勒解释道，拉上袖子展示手臂的伤疤。

扫描棒又在普勒的左脚踝处发出了叫声。

宪兵抬起头露出询问的神色。

普勒说：“螺钉和钛板。我可以把裤腿拉起来。”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长官。”

普勒放下裤腿时，年轻的宪兵怀着歉意说：“我的职责要求这么做，长官。”

“你要不这么做就会遇到麻烦了，伙计。”

这位士兵睁圆眼睛问道：“这些伤是在战场上留下的吗，长官？”

“我是不会朝我自己开枪的。”

普勒从托盘里抓起车钥匙揣到兜儿里，又把行车执照和身份证明放回了衬衣口袋，接着在来客登记簿上签了字。

厚重的铁门发着低沉的声响徐徐打开了。普勒又走过一段路，进入了会见室。有三个囚犯正同各自的探视者会面。小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丈夫们同他们的妻子或是女友低声交谈。在探视开始和结束时，允许各有一次拥抱、亲吻或是正式的握



手。犯人和探视人的双手都不能垂到腰部以下。在交谈的时候,双方的手指可以缠绕在一起。所有的谈话必须用通常的音量进行。外来者只能同自己的探视对象交谈。可以带进书写工具,但是不能带进绘画颜料或蜡笔。普勒猜想,所以会有这条规定,是由于有人用这类东西把监狱涂了个一团糟,也许是个孩子干的。但是,他认为这是一条愚蠢的规定,因为一支圆珠笔或铅笔很容易成为一件武器,而那些蜡笔倒不会形成太大的威胁。

普勒站在那里,看着像是犯人母亲的一个女人正在给那个犯人读《圣经》。你可以把书带进这里,但是你不能把它送给犯人,送杂志或报纸也不行。你不能带进任何食物,然而你可以从立在旁边的自动售卖机里买一些食品给犯人。这里不允许犯人们自己购买东西。否则也许看着太像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了,普勒估计,而设立监狱可不是为了给犯人提供这种生活的。只要一到规定时间,来访者就必须立刻结束探视离开监狱。这项规定允许在一种情况下破例,不过普勒永远不会享受到这种待遇:前来探视的女人正在为自己的婴儿哺乳的,可以转到楼上专门为此提供的房间去。

房间另一头的门开了,一个穿着橙色连身囚服的男人走了进来。普勒望着他朝自己走来。

这人的个子也很高,不过比普勒矮了两三厘米,身材也比普勒单薄。他的面容与普勒很相像,然而他的头发更黑更长,其中掺杂的一抹白发也是普勒所没有的。他们两人下巴都很方正,鼻子的线条一样细长,而且都略向右歪斜了一点点,牙齿一样的大而整齐。他们也都是右腮上露出一个酒窝,眼睛在人造光线中呈现绿色,而在阳光下却变得湛蓝。

不过，普勒的脖子左侧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一直延伸到他的后背。在他的左腿、右臂和上部躯干的前后，还有另外一些显而易见的伤疤。这些都是国外的枪弹以疯狂的速率射入他的身体所留下的。另外那个人的身上却没有这些疤痕，而且他的皮肤更白更光滑。这里不会有日光浴。

普勒的皮肤很粗糙，这是严酷的日晒风吹和同样严酷的冰冷寒峭的日子造成的。他的长相粗犷冷峻。谈不上英俊。从来也谈不上漂亮。往好了讲，也许可以说他还是有吸引力的，或者更应该说他的模样算是挺有趣的。可是普勒从不去想这类事情。他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模特。

他们两人没有拥抱，只是短暂地握了一下手。

另外那个男人微笑着说：“见到你真高兴，小弟。”

普勒兄弟俩坐下了。